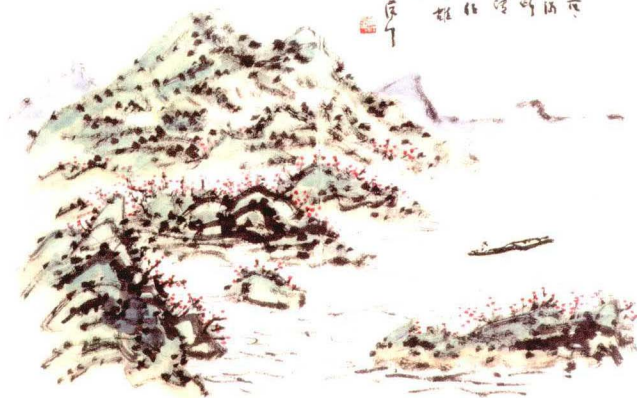


吴藕汀作品集

鸳湖烟雨



紅荷
白藕
綠菱
黃魚
黑蟹
吳藕汀



中华书局

吴藕汀作品集

鸳
湖
烟
雨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鸳湖烟雨/吴藕汀著;吴小汀整理. - 北京:中华书局, 2010.10

(吴藕汀作品集)

ISBN 978-7-101-07591-5

I. 鸳… II. ①吴…②吴… III. 吴藕汀(1913 ~ 2005) - 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2338 号

书 名 鸳湖烟雨

著 者 吴藕汀

整 理 者 吴小汀

丛 书 名 吴藕汀作品集

责任编辑 李忠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2}$ 插页 5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591-5

定 价 26.00 元

关于吴藕汀的《鸳湖烟雨》（代序）

《鸳湖烟雨》，吴藕汀著。包括《烟雨楼史话》、《禾中见闻七记》、《昆曲在嘉兴》、《略谈嘉兴的婚丧》、《猫债》、《郭家与我》。

吴藕汀，嘉兴人。民国二年生。1951年，由嘉兴图书馆派往湖州南浔接收嘉业堂藏书，说好四个月可以回来，结果在南浔一直生活了五十年，一直到2000年5月重新回到嘉兴。

《烟雨楼史话》1967年的12月完成于南浔。1969年整理誊写并作后记。1973年2月吴藕汀曾写信告诉嘉兴的朋友沈侗虞，说：“《烟雨楼史话》已完成，用白话文体写，尚满意。”1982年书稿传到嘉兴，先后留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嘉兴地方志办公室。1997年，经吴小汀等改写、补充，由嘉兴图书馆等单位印行成书，印量一千五，分别放在秀州书局和南湖烟雨楼出售。2000年后，有关部门商议重印。吴藕汀曾说：“下一次，出我自己的。”

《禾中见闻七记》包括《禾行杂咏》、《游禾七日记》、《续游禾七日记》、《乙卯返乡追记》、《己未回乡三记》、《还乡十日记》、《迎台乡里行》

七篇。《禾行杂咏》写于1973年秋天，为一百阙“减字木兰花”，记录阔别故乡十三年后的首次返乡，“真情挚意，跃然纸上”。1975年吴藕汀再度回乡，逢文字狱，“心绪恶劣，未有一言”。三年之后的1978年两度“游禾”，写成《游禾七日记》和《续游禾七日记》。之后补写了《乙卯返乡追记》，副标题为“棹歌案亲历记”。《己未回乡三记》、《还乡十日记》、《迎台乡里行》分别写于1979年、1980年和1982年。《昆曲在嘉兴》和《略谈嘉兴的婚丧》，属于嘉兴地方文献，附在这一组文字的后面。

《猫债》和《郭家与我》，是吴藕汀晚年在嘉兴写成的回忆录，均写于2002年。秀州书局以白皮书的形式，各印过一百本。2004年，山东画报社出版陈子善编的《猫啊，猫》，摘录其中一部分。次年，北京邢延生将《猫债》做成图文单行本，由北京摄影出版社出版。吴藕汀的回忆录当时计划写成《猫债》、《郭家与我》、《画孽》三部曲，可惜《画孽》没有写成。吴藕汀于2005年10月去世，享年93岁。

范笑我

2009年6月

目 录

关于吴藕汀的《鸳湖烟雨》(代序)	范笑我(1)
------------------------	--------

烟雨楼史话	(1)
-------------	-----

前言	(3)
----------	-----

宋元时期的烟雨楼	(5)
----------------	-----

五代遗址	(5)
------------	-----

“烟雨楼”三字的初见	(6)
------------------	-----

高氏园	(7)
-----------	-----

杨苗之乱	(9)
------------	-----

明代澹湖中的烟雨楼	(11)
-----------------	------

澹湖与鸳鸯湖	(11)
--------------	------

嘉靖创建	(13)
------------	------

倭寇之乱	(15)
------------	------

瀛洲胜境	(18)
------------	------

士大夫酬应的胜地	(23)
----------------	------

勺园兴废	(29)
------------	------

抗清之役	(32)
------------	------

清康熙重建之烟雨楼	(37)
-----------------	------

名存烟雨楼	(37)
-------------	------

议建未成	(39)
------------	------

康熙重建	(42)
------------	------

龚公祠及其他	(43)
--------------	------

乾隆南巡前后之烟雨楼·····	(46)
雍正重修 ·····	(46)
乾隆南巡 ·····	(48)
南巡前的整修及其他 ·····	(51)
乾嘉盛况 ·····	(54)
道光衰颓 ·····	(57)
太平军之役 ·····	(60)
太平天国后的烟雨楼·····	(63)
烟雨楼的花木 ·····	(63)
南湖八景 ·····	(65)
来许亭、鉴亭和宝梅亭·····	(69)
烟雨楼与和尚的关系 ·····	(72)
民国重建的烟雨楼·····	(76)
民国七年重建 ·····	(76)
中共“一大”会议与南湖 ·····	(79)
金九与南湖烟雨楼 ·····	(80)
南湖舟舫 ·····	(81)
嘉兴特产——南湖菱 ·····	(84)
清明 荷诞 七夕 ·····	(85)
有闲阶级的乐园 ·····	(87)
湖楼曲兴 ·····	(90)
抗战和胜利后的烟雨楼·····	(93)
南湖上空战云弥漫 ·····	(93)
华中铁道公司食堂 ·····	(94)
抗日胜利的三年 ·····	(95)
附录一 ·····	(98)
赠马券帖石 ·····	(98)
松化石和舞蛟石 ·····	(99)

太平天国碑及其他	(102)
东塔和真如塔	(104)
附录二 烟雨楼大事记	(108)
后记	(117)
 郭家与我	(119)
 猫 债	(175)
债 余	(203)
说猫	(207)
 禾中见闻七记	(219)
减字木兰花 禾行杂咏	(221)
附录 自题禾行杂咏 木兰花慢	(240)
乙卯返乡追记——棹歌案亲历记	(242)
游禾七日记	(248)
续游禾七日记	(263)
己未回乡三记	(274)
还乡十日记	(288)
金菊对芙蓉	(288)
生查子 禾中所见	(297)
迎台乡里行	(300)
 昆曲在嘉兴	(311)
 略谈嘉兴的婚丧	(327)

图版目录

- 图一 1926 年前后的烟雨楼(范笑我提供)
- 图二 1975 年前后的烟雨楼(范笑我提供)
- 图三 烟雨楼(2006 年 4 月黄才祥摄)
- 图四 来许亭(2006 年 5 月黄才祥摄)
- 图五 鸳湖春晓(吴藕汀绘)
- 图六 吴藕汀与王绣之
- 图七 王遽常题“画牛阁”

烟雨楼史话

前言

我生长在南湖滩上，多谢南湖的水喝大了我。六岁那年看到了“烟雨楼”的重建。十一岁起到城里去读书，早晨冲着朝烟，晚上笼着暮雨，来往经过盐仓桥，烟雨楼每天在眼望里面，好像和它结了解之缘。看那碧绿的树木，安排着绯红的围墙，淼淼清波，点点渔船，无疑是一幅天然图画。我的爱好“涂脂抹粉”，可能是受了它的深远影响。

等到我已冠未冠的时候，南湖里的“画舫连檣”已经不比从前热闹了，当然还不十分衰落。这时的网船，大部分很少起了捕鱼种菱的作用。那些白衫黑裤的船家女，创造了“摆渡摆哦”的声调来招引游客，作为她们的副业。因为我庶母管教甚严，故而没有机会领略那“偷上渔娃艇”的情味，不然的话我还可以深刻地领会她们的生活。

我自小不出远路，对于家乡观念，比起旁人来要严重得多。人家说“烟雨楼”四周可惜没有山。我说天下有山的地方多，无山的地方少。好在没有山，南湖可以代表着江南“鱼米之乡”的景色。没有山，天然地造成了看月亮最好的条件，比“月出于东山之上”自然要早得多哩。倘使说我是偏私的话，由他们去抢白好了。

几百年前大江南北已经有了“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的说话，可见“烟雨楼”的名望普天下多晓得了，有什么不好。不过有些嘉兴人经不起前人的取笑，难以为情起来。连这位不肯删掉《风怀二百韵》的朱竹垞先生也未能免俗，在《鸳鸯湖棹歌》一百零七首诗里竟然不提“烟雨楼”一句，这样做，恐怕太矫揉造作了。岂不见张宗子也不禁说出了“然烟雨楼故自佳”的言语。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见地。据我看

来,何必一定要“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这样的气势蓬勃,才算是天下的奇观。其实只要有“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名胜的荒废,不外乎“兵车蹂践”和“烟火焚燎”,莫不关于天下的治乱。所以“烟雨楼”的兴废,也就是嘉兴盛衰的形迹。查有记载“烟雨楼”历史的书,前人曾经有过两本《烟雨楼志》,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知府龚勉;一本是清朝乾隆年间秀才朱稻孙。这两部书都没有刊本,龚勉这一本恐怕已经很久失传了,只有朱稻孙这本还可以见到传抄本,其实并不是志书的体裁,完全是收集了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对于历史的考查毫无用处,不过像《青塚志》这一类的东西。

我早就见猎心喜,想也来一部“湖楼七志”,并且闭门造车地拟好了一种格式,什么志湖、志楼、志事、志游、志石、志花、志菱来记载“烟雨楼”的故实。经过了一番蒐采,得到的材料觉得差得很远,心想还要下更大的功夫继续去寻访。可是,近十年来遭逢了贫病交加的痛苦,失去了看书访友的机会。而且又是命运不济,洒尽了安仁之泪。就此把这部书一直耽搁了下来。

丁未的冬天,卧病在床,偶然看到了这些存下来的材料,已经接近了引火生炉的地步,觉得有些可惜。本来无事可做,草草地写成了《烟雨楼史话》八章,只花费了几天的功夫,自然是简陋不堪,遗漏的地方不免是很多很多,将来倘有机会的话,还想重加补充。在这穷途落泊的时候,可算是“时异境迁,结习不改”,踵接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愁叹。

丁未(一九六七)十二月初十日

嘉兴吴藕汀写于南浔鹁鸪溪上

宋元时期的烟雨楼

五代遗址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唐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鏐,割据浙江、苏南一带,建国吴越。在钱氏统治的数十年里,由于采取了“称臣纳贡,保境安民”的方针,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当时中原兵祸连结,人民大量南迁,吴越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社会经济有着一定的发展。

钱鏐从建国起就在临安(今杭州市)兴建宫殿。《旧五代史·钱鏐传》中说:“鏐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各处地方官吏也纷纷效尤,用百姓的血汗来建造楼台亭榭,享受奢侈荒淫的生活。嘉兴也不例外。明嘉靖间,赵瀛在《嘉兴图记》里说:“烟雨楼在滬湖之滨。五代时,中吴节度使钱元璩筑台为登眺之所。”其实这时候还没有“烟雨楼”三字的名称。明万历李培的《秀水县志》里说得比较确切,他说:“元璩筑台鸳湖之畔,以馆宾客。”当时钱元璩在滬湖造这台榭,是作为他个人游钓之地,不过他自己不会经常住在这里,所以成为“以馆宾客”的所在了。

钱元璩是钱鏐的第四子,曾经做过中吴节度使。宋钱俨《吴越备史》里有他的传记云:“元璩字德辉,武肃王第四子也。”

据《十国春秋》里说:“元璩作金谷园以娱老,又建烟雨楼于滬湖之上。”《十国春秋》是清代人吴任臣编写的,他这“又建烟雨楼于滬湖之上”的一句话,恐怕是从《嘉兴图记》一书中附会而来的。虽然不能作为

征信,但是在这方基地上,后来确是建造了烟雨楼。

公元978年,由于吴越王献土宋朝,成了赵氏的天下。嘉兴没有遭到战争的祸害,所以在北宋的一百七十多年里,这个台榭是一贯保留了下来。直到金兵犯境,《嘉兴图记》所谓“宋建炎中废”,才结束了这座台榭的陈迹。

“烟雨楼”三字的初见

南宋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南侵,宋高宗赵构等人从扬州仓皇渡江逃往临安。十一月,金兀术完颜宗弼领兵十万,分两路渡江,长驱直下,于建炎四年(1130)侵犯嘉兴。据《宋史》载:“建炎四年二月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还临安,丙子自临安退兵,辛卯陷秀州。”金兵的入侵,使嘉兴遭到了蹂躏,城外大片房屋被毁,钱元璪遗留下来的台榭园林,当在这次战火中毁去了。以后的七八十年里,没有见到有关的历史记载。到宋嘉定年间(1208—1224),这个地方才归属吏部尚书王希吕所有。《嘉兴图记》里说:“嘉定间,吏部尚书王希吕致政归,因旧址建楼。”据这样的说法,似乎烟雨楼是王希吕所造,但也有问题存在。《宋史·王希吕传》云:“王希吕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后自北归南,既仕,寓居嘉兴府。乾道五年登进士科,淳熙二年除吏部员外郎。五年召为起居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兵部尚书,改吏部尚书,求去。除端明殿学士,知绍兴府。居官廉洁,至无屋可庐。由绍兴归,有终焉之意,然犹寓僧寺。上闻之,赐钱造第,卒于家。”

据此,王希吕在南渡“自北归南”时,大概不会十分年幼吧。就算尚在童稚,至嘉定初年,至少已有八十馀岁了。皇帝赐钱造房子的位置,据李培《秀水县志》说:“宅在西河上。”看来王希吕不可能在就木之年,有此雅兴,再在另一地方建造别墅。因此,所谓“因址建楼”,大概是王希吕在钱元璪的台榭旧址上,建一小楼,取名烟雨,以度晚年。而后豪

华富丽的烟雨楼，当在其后辈相继建成，比较客观妥当一些。

“烟雨楼”的名称，历史上最先见到记载，是至元《嘉禾志》中宋吴潜作的一首《水调歌头》词，“题烟雨楼”。全词曰：

有客抱幽独，高立万人头。东湖千顷烟雨，占断几春秋。自有茂林修竹，不用买花沽酒，此乐若为酬。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

叹吾曹，缘五斗，尚迟留。练江亭下，长忆闲了钓鱼舟。矧更飘摇身世，又更奔腾岁月，辛苦复何求。咫尺桃源隔，他日拟重游。

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德清人。庆元二年生（1196）生，嘉定十年（1207）进士第一。淳祐十一年（1251）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庆国公，判宁国府。以沈炎论劾，谪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景定三年（1262）卒。赠少师。有《履斋诗馀》。潜在绍定二年（1229）曾经和词人姜夔在嘉兴会见。他在《暗香》、《疏影》词的词序中说：“犹记己卯、庚辰之间，初识尧章于维扬，至己丑嘉兴再会，自此契阔。”这首题烟雨楼词，大概也是在嘉兴所作。可知这个时期，王氏烟雨楼已经闻名于世了。

高氏园

南宋绍兴十年（1140），宋高宗赵构和金朝和议告成，订立了“绍兴和议”。把东起淮水中流，西到陕西宝鸡县西南的大片国土，献给了金朝，形成了“偏安江左”的局面。由于农业生产发达的江、淮、湖、广诸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加上北方人民纷纷南迁，加速了生产技术的交流，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当时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在江南经济逐渐繁荣的基础上，南宋王朝就此大兴土木，营建都城临安，使杭嘉湖一带出现空前的繁华。当南宋统治者把临安作为自己的“乐园”穷奢极欲、醉心淫乐的同时，各级地方官吏，也都纷纷修建华丽的楼台亭园，过着豪华享乐的腐朽生活。在嘉兴，当时有名的园林除王氏烟

雨楼外，尚有潘师旦的会景亭、岳珂的金陀园和柳氏园等等。

烟雨楼在澹湖之滨，“东湖千顷烟雨”，北望雉堞城垣。园内亭台楼阁，布置精巧，山石树木，安排灵活，整个园林与碧波辉映。“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烟雨楼台笼罩在虚幻飘渺之中，景趣悠然。它的四周环境除了吴潜在《水调歌头》词中所说的外，只有宋叶隆礼诗中说这时的“宣公书院”是它的相邻，其他就没有记载可查了。

名噪一时的王氏烟雨楼，约于建楼后五十年左右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却归属于高文长的高氏园中。朱存渭《铁网珊瑚》记赵孟坚“兰竹卷跋语”中说：“皇甫子昌至自毘陵，彝斋留待笔墨，后改馆于高文长之烟雨楼。”这跋语是宋咸淳四年（1268）所作，那时的烟雨楼已经在高氏园中无疑，这年离元兵伯颜入侵临安只有八年。在景炎元年（1276），嘉兴当然也遭到了元兵的侵袭，但破坏的程度不见史书的记载，或许损失并不很大。烟雨楼也没有记载被毁，大概楼还存在，只不过已是默默无闻的了。

高氏园的遗址，现在就称高家湾，即从熙春桥一直到盐仓桥一带。西面靠着澹湖，北望雉堞城垣，风景非常秀丽。司能任《嘉兴县志》说：“高家湾在县南二里，民廛啖比而居。市楼水阁，依趁南湖，势弯如月。至于晓烟苍翠，窗火摇星，倒映波光，最宜推篷写望，即澹湖之环抱也。”照此看来，当时高氏园虽然未包括熙春桥到盐仓桥一带的地方，他的占地也一定是很广阔，否则后人也不会称之为“高家湾”了。

终元朝一代的近百年中，很少人提及烟雨楼三字，直到元末，世称“元四大家”之一的大画家梅花道人吴镇，在他的“嘉禾八景”词之一“春波烟雨”词跋提到：“在嘉禾东，春波门外，旧日高氏圃中烟雨楼。”显见元朝末年烟雨楼还是存在着，不过高氏园已是荒芜了，否则吴氏也不必要写这“旧日”两字。从而可以证实，烟雨楼在宋朝嘉定年间创建以来，虽然经历了宋室的沦亡，元兵的侵入，始终没有完全荒废，保存了一百